

舒
风◎著

不要人夸
顏色好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舒
风
◎
著

不要人夸
顏色好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要人夸颜色好 / 舒风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4

ISBN 978-7-5034-7664-8

I. ①不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5091 号

责任编辑: 戴小璇

封面设计: 陈欣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—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—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劍鋒出磨礪
梅馥發苦寒



丙申春月柳斌



舒风的“蚕心”

敢 峰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收到舒风的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小说书稿，这两句唐人的诗，不禁跃上心头。

舒风已是 80 岁的人了。继《活出个人样》《河湾镇的女人们》和《我所知道的景山学校》之后，去年又发愤写完了这部小说。四望“落木萧萧”，不少老友相继离世，而舒风仍老当益壮，意气风发，作品真似滚滚而来的长江浪涛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先不评论小说写得如何，仅他这种忘老的精神气概就令人肃然起敬。他对北京的天气敏感，每年大部分时间蛰居海南的五指山下，是去养病的。哎呀，这哪里是什么养病啊，天天笔耕到深夜。近年我曾写过一首自励的诗：“牛车牛车快快走，夕阳相约西山口。纵使车翻余勇在，拾起行囊背肩头。”相比之下，自觉有愧，还是把这首诗赠给舒风吧。

话归正题，谈谈这部小说。书中的主人公江海天，是一位出身于民国初年书香门第与官宦世家的知识分子。母亲年轻时曾是这户人家的女仆，怀孕后被赶出了北平。小海天 8 岁时才跟着母亲回到江家。及长，入读燕京大学并留学美国攻读社会学，解放前回国，在四川 C 市曙光大学（后改为“川西大学”）教社会学和进行社会调查，同医生赵芳馥成了家，担任过社会系系主任和学校副教务长、总务长。他一生爱国敬业，为人善良正直，工作勤奋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的风雨征程中，始终秉持着堂堂正正的做人本色和献身社会的良知，



不管身处何境都勤勤恳恳地工作着，直至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迫害致死。雨过天晴彩虹现，但斯人已去。在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中，做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轰轰烈烈的事业者是少数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像江海天那样默默无闻地工作。他们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不事声张，不善表现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罢，甚至身处险境、绝境也不忘献身祖国的初衷。这就是江海天等知识分子的本色，也是最耀眼、最美丽、最可宝贵的本色。所以舒风才把小说的名字定为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。

在人世间，按其本性来说，谁不爱美？谁不愿人夸自己“颜色好”啊？这本天经地义，是人之常情。但是，世间道路崎岖，有时人妖混杂，天公难公甚至不公，往往是邪恶当道，真假、善恶、美丑颠倒扭曲，致使人之本色流失而各种变异之色流行，还有些人沦为“变色龙”和“变色虫”。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但留清香（或者‘清白’）在人间”，这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曲折复杂的历史环境中，秉持良心、良知同恶势力斗争所形成的良好传统。主人公江海天正是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，继承了这个传统，演绎了他的一生。舒风饱含深情，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方法，不事颜色渲染和情节夸张，却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江海天等人物的出身家庭，人生道路上的晴雨明晦、悲欢离合，故事跌宕起伏，处处拨动着读者心弦，小说极具历史的真实感。不要人夸文笔美，但留真情实境在人间，任由读者评论，这就是舒风在写作上的秉持啊！

舒风在2013年冬天问世的《活出个人样》，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的第一代知识分子。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成长的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。两者成长的历史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同，但都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巨大转折关头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17年，这两代知识分子当中，许多人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师生关系。把这两部小说联系起来读，是很有意义和很有兴味的。从书名上也可以看出：“不要人夸颜色好”和“活出个人样”正好是一块

玉璧的上下两面，共同的璧心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。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偏重于秉持做人本色和操守，《活出个人样》更强调做人的志气和作为。细细想来，这大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代知识分子的一些心理特色吧。

在此，我也顺便谈一点读了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之后的认识和感受以及由此引发的遐想。这部小说从民国初年的一户官宦人家说起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涉及四代人，其中主要写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。主人公是第三代的江海天。时间跨度很长，时代变化很大，牵扯到的人和事很多。这些内容我就不说了，一句话，写得都好。我想说的是，其中最使我震撼和感叹不已、久久不能抹去的是小说最后部分的“两次别离”：一次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江海天同他的学生和助手汪燕飞的生死诀别；一次是十年后举行江海天追悼会时，汪燕飞将她所整理的江海天《社会学教程》遗著送到江的女儿江碧蓝的手上，随后匆匆消失在人群中不知所踪。各类文学艺术在人的心灵中大都是相通的。读至此，我恍然省悟，拍案叫绝：这不是一幅义薄云天、情深似海的《海天燕飞图》吗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两个人，是“双子星座”啊！一个是江海天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学生和助手汪燕飞。只不过燕飞在海天的云空里和暴风雨中时隐时现，未处在明显的主人公位置上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话说回来，如果作者把汪燕飞放在同样是主人公的位置上来描写，而不是“画龙”最后“点睛”，则感人的程度和意境将会大大降低。这也正是作者的艺术匠心和高超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啊。

汪燕飞坚持原则，维护党的声誉，高压不怕，软劝不服，受尽了磨难而不“认罪”，令人敬佩。如今汪燕飞在哪里呢？谁能告诉读者？舒风啊，你也忒无情，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中，你为什么要用“江碧蓝还想与汪燕飞阿姨说几句话，问问她的通信地址、联系电话。她还没来得及张嘴，汪燕飞的身影就迅速消失在人群里了”这段话做全书落幕的最后结尾？在她与江海天的诀别与同江碧蓝的告别中，还有心底



深处“锁”着的话没有说出来啊！但是，再细一想，舒风是对的。其实细心的读者都明白汪燕飞“锁”在心中的崇高感情，何必再为难她呢？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一切都在不言中，令人感叹不已。让大家一起目送燕飞飞向无尽的远方去吧，这是最好的结尾啊！

燕飞在众人眼前消失了，她飞到哪里去了呢？其实她并没有飞走，还在《海天燕飞图》中翱翔。燕飞离不开海天，也不会让海天寂寥。若干年后，人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他们仍然在一起。

放眼古今中外，写小说大抵都是在写人生，或者离不开人生这个主题。现实中的人生是各式各样的。对人生的追求不同，其人生品位与价值也不同。我有一首题为《人生》的诗：“人生一杯酒，权作醉中游。人生一场梦，醒来一场空。人生一出戏，骗人又骗己。人生一首诗，此情无尽时。白云飞不尽，长江不尽流。人生如短笛，曲终情未收。更有后来者，相继结为俦。共为人生奏一曲，长在天地逞风流。”舒风在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《海天燕飞图》，乃是“人生一首诗”啊！燕飞已远远飞去无踪影了，留给读者的却是无尽的深深怀念和遐想。特录此诗转赠读者，作为纪念吧。

最后，我不夸舒风写的小说“颜色好”，但是还要夸夸他的“蚕心”：“不尤人也不怨天，俯仰之间自悠然。但求腹中丝尽吐，不留遗憾在人间。”当知《海天燕飞图》就是舒风用自己吐出的丝精心织成的啊！

2016年2月16日

目 录

序言：舒风的“蚕心”	敢 峰 (1)
楔子	(1)
一 风流少爷	(4)
二 两难境地	(39)
三 波峰波谷	(76)
四 侠义少年	(99)
五 峰回路转	(127)
六 虎口脱险	(159)
七 成家立业	(185)
八 东方日出	(213)
九 捕风捉影	(239)
十 在劫难逃	(266)
后记	(295)

楔 子

2012年春节刚过，三亚的木棉树和火焰树就争先恐后地绽放着大朵的红花。林青在热带丛林中一边漫步，一边贪婪地观看似锦的繁花，他口袋中的手机忽然响了。他打开手机接听，是单位办公室的小胡打来的。小胡亲切地说：“林老，H省有一家出版社的同志打电话找您。他叫何旭任，留下了电话号码，请您与他联系。”

林青问：“他说有什么事？”

小胡说：“他先问了您过去是否在红旗试验学校工作过，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便急切地讨要您的电话号码。我不便贸然把您的电话告诉他。他便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听口气，他好像有一件急事儿，急需找到您。”

林青挂断电话想，出版社找自己能有什么急事儿，无非是约稿吧。他想到这里就按照小胡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。何旭任同志接听后高兴地说：“林老师，我在网上搜索了多少遍，在红旗学校打听了许多老师和毕业生，今天总算找到您了。您过去教过一个叫江碧蓝的学生吗？”

林青说：“教过，您打听她有什么事？”

何旭任说：“我们出版社想出版她父亲的一部遗著，但必须得到她的授权许可才可以出版。请您帮我们与江碧蓝联系上好吗？”

林青说：“我43年前教过她。1969年江碧蓝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不过，事有凑巧。前两天，有一个学生打电话找我，提到江碧蓝等人想在元宵节看望我。我说现在我不在



北京，等五一节回到北京再聚会吧。您五一节到北京去，那时，我再帮您找到江碧蓝，行吗？”

何旭任说：“五一节就太晚了。我们的出版报告必须在五一前报批，您能否把您的其他学生的电话号码告诉我？”

林青拿着手机想了一下说：“您与他们直接联系不太方便吧。我还是在四月下旬赶回北京，到时您也去……”

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4月24日上午，林青回到北京，何旭任下午就匆匆赶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林青通过其他同学把江碧蓝约到家里来。43年前的江碧蓝是个扎着两个“羊角刷子”的小姑娘，现在虽然年近六十，她长发披肩看上去很年轻，像三十几岁的成熟少妇。江碧蓝仍然是那么活泼、开朗、大方，满脸堆笑着叫“老师”。林青把何旭任介绍给江碧蓝后，何旭任也没有什么客套，便直截了当地谈了出版社的出版计划。

江碧蓝的父亲叫江海天，他早年从事社会学研究，在社会学界名气很大。他的专著《社会学泛谈》涵盖了社会学的各个领域，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述，至今仍被学术界采用，影响深远。H省出版社想出版一套“社会学典籍文库”，首选就是江海天的《社会学泛谈》。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寻找江海天的唯一女儿江碧蓝，想得到出版授权。

江碧蓝很聪明，她忽闪着两眼问林青：“林老师，这个授权书我该签吗？”

林青说：“你是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签字谁签？！”

当江碧蓝在授权协议上签了字之后，何旭任对江碧蓝说：“我们查了许多历史书籍，找不到你父亲的任何传记资料，那怕只言片语也没有。不知道你这里是否保存着你父亲的日记、来往信件或相片什么的？”

江碧蓝听了，沉默了片刻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我这里什么也没有，我和爸爸唯一的一张合影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相片，在‘文化大革命’期间我怕红卫兵抄家，也心疼地烧了。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份给我

爸爸开追悼会时的‘悼词’。”她两眼闪着泪光说：“不过，我还能回忆起爸爸的一些事儿。”

何旭任说：“太好了。你能给我讲讲吗？”

江碧蓝平静地说：“可以，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改天找个大工夫，或者我写个材料寄给您吧。”

何旭任说：“明天你先到我住的招待所里去谈，我准备一个录音机，过后你再给我写个补充材料寄给我。怎么样？”

江碧蓝说：“可以。”

何旭任扭头对林青说：“林老师，您如果有兴趣，也欢迎您去听听。”

于是就有了这部小说：《不要人夸颜色好》。



一 风流少爷

1

江家位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里，是三进的大宅院。听老人们说，江碧蓝的曾祖是清朝的翰林出身。这位江大人幼年就体弱多病，青年时发愤读书，常常夙夜匪懈，刚到而立之年就出任直隶知府。这位江爷为官清正廉洁，办事极为认真，口碑极佳。据说他上任后常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不到一年就把多年的积案处理完了，乡民背后都称他为“江青天”。这位江爷不止理政有方，而且治家极严。江家的老少用人个个循规蹈矩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清帝逊位后，江爷便成了北洋政府的要员。

江爷膝下只有一个公子，自幼就受到严格的教育，三四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，五六岁时就请了一位老学究先生来家教孩子读“四书五经”。江爷对府中里里外外，大事小情都要亲自过问。公务、私事终年缠身，江爷年刚“不惑”就多种疾病缠身，年近“知天命”就卧床不起。虽然延请了各方名医，终因病入膏肓宣告不治。

江爷在世时，少爷江皓靠父亲的荫庇，在京城北洋政府谋了一个肥缺——交通部次长。江宅中的家务自然由江老太太主持。

江皓妻子张氏，也生自官宦人家，自幼娇生惯养，长大后走起路来如弱柳扶风，身不胜衣。一日三餐吃不了多少东西，丸药汤剂倒吃了不少。过门三年，男花女花没见一个。这年冬天一场大风雪，寒气侵身，高烧不止，没出三天便魂归九泉。

这年临近春节，江皓也忽然感染风寒，咳嗽、发高烧，流稀鼻涕。江皓烧得迷迷糊糊，两天没吃东西。儿子就是老太太的心尖子，眼珠子，命根子。江老太太担心儿子再像儿媳妇那样，一旦有个好歹江家就绝后了。老太太急了，不惜花费，让大管家张顺派人到处延医问药。她白天坐在江皓的床头，看着西医大夫给儿子注射，看着儿子喝下用人煎制好的汤药。老太太为了及时了解儿子的病情变化，还让下人给她在儿子卧室搭了一张床，她要日夜待在这里。

大夫劝老太太说：“病毒有传染性，您年龄大了，一旦感染这种病毒就难救治了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年岁大了，不怕死。只要儿子病好了，我活着才有意思，没有了儿子，我也就不活了！”

用人们拗不过老太太，医生反复劝说：“里间屋太小，搭了这张单人床，大夫和护理人员在屋里就转不开身了，非要搭床，就把床搭在外间屋里吧。”

老太太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才勉强答应把她的床搭在外间屋里，让贴身丫头李素卿随时向她报告少爷的病情和治疗情况。

江皓的病情稍微控制住，老太太就只允许李素卿送药递水，扶起扶卧，甚至连江皓吐的黏痰絮沫也让李素卿拿着小白瓷钵碗接，流出的稀鼻涕也让李素卿用白绢手帕擦干净。老太太认为其他老妈子或丫头都是些笨手笨脚、粗心大意的人，如果让他们伺候江皓，万一有点差池就会带来无可挽救的灾难。因此，老太太不准别的下人走进江皓的卧室，更谈不上靠近病人，替李素卿打个下手，帮她一把了。李素卿虽然得到了重用，成为大家羡慕的红人，却也把她累苦了。

江皓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李素卿才敢抽空扒拉几口饭，喝一两口白开水，小跑着上个厕所。她困得上下眼皮打架，就坐着小凳子在江皓的床头上扒着眯一下，她不敢离开病床半步。老太太的吩咐，对李素卿来说就是圣旨，她不敢违拗一丝一毫。此时江皓的命就是她李素卿的命，江皓的安危就是她的安危，她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系在江皓的身



上了。

有天夜里，江皓睡得迷迷糊糊要下地到外间屋小解，李素卿知道他的意思，赶忙说：“少爷，别下床，我去拿便盆来，你在床上小解吧。”

江皓合着眼说：“那怎么行?!”

李素卿说：“老太太吩咐的，你没有完全好，不能下地。”李素卿又像母亲哄不懂事的孩子那样，柔声柔气地说：“少爷，听话。您不能任性。……少爷最听我的话了。啊，少爷乖，听我的话，咱不任性。”李素卿不知怎么在情急之下，竟说出这些话，还带出一个“乖”字。李素卿说了这几句话，便羞答答地低下了头。

江皓听了李素卿的话心里一震，头脑清醒了。他记得在小时候只有母亲和奶妈这样哄过自己，长大后没有任何人用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说过话。他想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李素卿，李素卿仍然羞涩地低着头，喃喃地说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吩咐，让我服侍您，听我的，您不能随便下地，如果再……”她不敢往下说，用手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。在江家说话是有规矩的，在病人面前只能说吉祥的话，不能说犯忌讳的不祥字眼儿如“死”“犯病”等。她本来要说“如果再犯病”，她突然想到这是“犯忌”的，于是改成：“如果再让我这样服侍您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。

江皓说：“谁让你这样服侍我，管着我?!”

李素卿说：“老太太，除了老太太谁能让我这样做。”

这时老太太在外间屋拄着拐杖，“啪嚓”“啪嚓”走过来，她撩起门帘进了里间屋，严肃地对江皓说：“我派她伺候你的，我吩咐她要服侍你吃饭、服药，给你铺床叠被，还要服侍你大小解！你不要不好意思。待你的病全好了，我和她就回上房休息去了。”

江皓在母亲面前向来是唯命是从，他听了母亲的话就不说话了，又老老实实躺在床上，等着李素卿去拿便盆来小解。

2

江皓身子骨壮实，加上诊治及时，不出六七天就痊愈了。老太太对江皓的服侍照料放宽了限制，其他女佣可以进房给他送药递茶，侍奉一日三餐。但仍然限制江皓出屋，大小解仍然在房内，怕他再次着凉伤风。

老太太有个习惯，每天夜里睡前喝一小碗银耳、枸杞糯米粥。这天晚上当她端起小粥碗送到自己嘴边儿时，忽然又把碗放回小炕桌。老太太对李素卿说：“素卿，你盛一小碗银耳粥，给少爷送过去。他晚饭吃得不多，这会儿也许饿了。”

李素卿“嗯”了一声，小心翼翼盛了一小碗银耳糯米粥，走出老太太的卧室。她看见少爷房里还亮着灯，知道还没有睡，便轻快地走到少爷房前，用手指轻轻敲了两下门。李素卿没等少爷问话，便说：“少爷，老太太让我给您送银耳粥来了。”

少爷痛快地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李素卿撩开棉门帘，进了少爷的房间外屋。她担心少爷躺在被窝里不太方便，便站在隔扇门前轻轻说：“少爷，我可进去了。”

江皓说：“进来吧！”

李素卿这时才撩开里间屋的棉门帘进来，只见少爷上身穿着睡衣披着棉袄，下身盖着棉被，他靠着床头，背后垫着个大靠垫儿，歪着身子就着桌子上的灯光看书。

江皓指了指床边，屁股往里挪了挪说：“坐下吧。”

李素卿退后一步说：“少爷，我不坐了，趁着粥热，您快喝了。老太太还等着我哩。”她说着把粥碗递过去。

江皓一只手接粥碗，另一只手扯着李素卿的另一只胳膊说：“坐下，说几句话怕什么。”

李素卿甩掉江皓的手，两眼深情地看着少爷说：“我怕。您快喝



了粥，我等着把碗拿回去哩。”

江皓说：“你不坐下，我偏不快喝，看你有什么办法。”

李素卿笑笑说：“您若真不喝，我放下粥立马回上房，禀告老太太就是了。”

江皓拧不过李素卿，便两三口把一小碗银耳粥喝完了。当李素卿伸手接空碗的时候，江皓顺势把她拉在怀里，他亲昵地低声说：“你那样尽心尽力，不嫌脏，不怕累地伺候我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呢？”

李素卿含羞地扭动着身子，边挣脱江皓的搂抱，边说：“少爷，别这样说。我不管怎样伺候您都是应该的，是您江家救了我，把我养活大了……”

江皓仍然用力地搂着李素卿，硬在她那发烫的白嫩滑腻的面颊上亲了一下，抚摸着她那隆起的胸脯说：“素卿，今夜住在我这里吧。”

李素卿顿时眼里的泪珠几乎滚出来，决绝地说：“少爷，您饶了我吧，别害我！”说着便死命地挣脱江皓的两手，转身拿着空碗匆匆走出来。

李素卿回到上房，老太太问：“少爷干什么哩？怎么待了这么大工夫？”

李素卿打了一下磕巴说：“少爷——在——看书。我帮着他捅了捅火炉子，填了几块煤饼才出来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病刚好，不知道早点休息，看什么书！你去告诉少爷，马上睡觉！”

李素卿只好又回到江皓的房前，大声说：“老太太吩咐，让您马上熄灯睡觉！”少爷房里的灯仍然亮着，李素卿又喊了一声：“少爷，听见了没有？老太太让你马上熄灯！”

这时少爷房里的灯才熄了。

李素卿回到上房，老太太说：“少爷生活自理能力太差，房里没个人照顾不行。少爷在没有续弦的时候，你可以多受点儿累，屋里的事情帮他料理一下。”